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法海卷六

詳校官編修_臣李充棟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范 鏊

謄錄監生_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法海卷六

明 王志堅 編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觀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肩不暇提携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

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
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
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
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
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
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
雲間墜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
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

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
灼謹啓

樊南集中以爵里稱惟安平汝南不可考其餘稱彭
陽公者令狐楚也稱濮陽公者王茂元也稱滎陽公
者鄭亞也稱河東公者柳仲郢也近品外錄謂河東
公為楚甚誤按商隱初從楚受其學楚卒時商隱為
作遺表已而在茂元幕妻以女令狐氏以為負家恩
絕之則商隱之婚于王在楚亡後明矣商隱作祭外

舅司徒公文云昔公愛女今愚病妻則商隱妻後茂
元而歿又明矣今此啓乃喪耦以後則正仲郢幕中
事去楚不亦遠乎又篇中有臨邛巴西仲郢為劔南
東川節度故有此語考楚生平未嘗仕蜀也聊為辨
正于此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長則艱屯有
志為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庶於馬遷而讀書五

車遠慙於惠子契濶湖嶺淒涼路岐罕遇心知多逢皮
相昔魯人以仲尼為佞淮陰以韓信為怯聖哲且猶如
此尋常安能免乎是以艮背却行冰心自處羅含蘭菊
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歸撫高松則歎大夫
之虛位不可終否屬於高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
共冽叔子則九代清德稚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
為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涉將壇始敷賓席
射江奧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材雋指巴西則民

皆譙秀訪臨卽則客有相如舉纖綴以下冥鴻執定鏡
而求西子唯所指命便為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
材叨塵記室鹽車款段徒逢伯樂而鳴土鼓迂踈恐致
文侯之卧承命知忝撫懷自驚終無喻蜀之能但誓依
劉之願

為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散兵馬使陳朗至伏奉榮示兼奉公牒伏蒙召署
攝成都府叅軍充安撫巡官者師裏鼓缶或近翫人和

氏搜珉能無驚物跪受高命莫知所裁某藏豹不堅雕
龍未巧徒承庭訓遂廁人曹比衛家之一兒天懸鵬鷁
望鄴中之七子風逸馬牛已吞決科敢思筮仕伏惟相
公以仁義禮智信為基構用溫良恭儉讓為藩籬堯時
則業貫變龍殷代則道符尹說入東文教出曜兵權揮
神鋒而劍合陰陽述雅誥而筆開造化況天有井絡地
稱坤維控三巴百濮之雄帶南詔西山之險人稱奧府
帝謂殊藩固已廣集豪英用資叅佐玳簪珠履綠水紅

蓮成籍籍於淮山致憧憧於燕路若某者徒將慕蘭何足望回又安敢拂其塵埃加以冠履伏思相公直以大
人頃居班列獲奉恩私羅照乘於驪淵覬歸昌於鳳穴
未見其可處之不疑曾不念木朽石頑雕鐫莫就榆瞑
豆重性分難移古人所以有以榮為憂受恩如敵斯言
之作珪也有焉今月六日辰時輒奉辟書具聞辰省仰
承嚴旨便定行期而又內奮弟兄外誘交友傳翼類虎
生角如麟事誠寔於顯榮勢莫知其報効尚須旬日方

拜旌旄唯當洗心為齋延頸以望持千尋之建木想像
瓊姿周萬頃之澄波比量曠度戴恩揣已授集作命依
仁神之聽之百生如一謹啓

珪仲郢之子京兆公者杜悰也商隱又有為河東公
謝京兆公辟召男珪啓然則河東公豈令狐楚乎

上尚書范陽公啓

李商隱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右席以召下材承命恐
惶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早預儒林鄴下詞人夙蒙推

與洛陽才子濫被交遊而時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踰
於一紀旅官過於十年恩舊凋零路歧悽愴薦禰衡之
表空出人間嘲楊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遠從桂海來
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隘傭蜎舍
危託燕巢春晚將遊則蕙蘭絕逕秋庭欲掃則霜露沾
衣勉調天宮獲昇甸壤歸惟却掃出則卑趨仰燕路以
長懷望梁園而結慮尚書道光士範德冠民宗愷悌之
化既流鎮靖之功方懋竊思上國投技東都及門唯交

抵掌之談遂辱知心之契載惟浮泛頻陟光陰豈期咫尺之書終訪蓬蒿之宅感義增氣懷仁識歸便當焚遊趙之簠毀入秦之屨束書投筆仰副嘉招謁謝未聞下情無任感戀之至謹啓

上崔相公啓

李商隱

某聞石苞羈賤早遇何曾魏武尊高猥知徐晃其後咸成間氣訖立鴻勳簡冊增輝鐫彝動彩則道惟熙載皆資甄藻之時德邁賡歌必用搜羅之道是以皇綱克序

茂範咸凝某荆氏凡材雕陵散質謬傳清白實守幽貞
矍圃彎弓何能中鵠正門用賦尋恥雕蟲常患荒蕪殊
非挺拔依劉薦禰素乏梯航慕呂攀稽全無等級分甘
終老莫有良期既而竊仰洪鈞來窺皎鏡墳壚下土敢
望頒形甕盎頑姿寧希鑒貌豈謂不遺孤拙曲假生成
拔於泥滓之中致在烟霄之上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
鱗鴛谷翩翩終陪逸翰此則在三恩重吹萬功深空乘
變律之機未得捐軀之兆豈可猶希鼓鑄更露情誠伏

念良馬嘶風非甘伏阜饑鷹刷羽終恥棲籠誠知秦養之恩頗有飛翔之志而又專門有暇曾習政經門戶無營因窺吏事既辨張湯之鼠深知子產之魚書劒彷徨年光倏忽徒思効用無以為資儻蒙再扇薰風仍宣厚澤庶使晏嬰精鑒獲脫於在途駿茂微班得昇於收器纔聞謦欬便是扶搖

上宰相啓

李商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離于畢枯槁皆蘇斯則推

拔無私彰於大信苟關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其或潤接
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作窮人甘
為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阮籍泣然
沾灑不為楊朱略忘覲冒之辜惟以哀矜為主伏念三
餘簡墮六尺伶俜臨濟輝華昔懸陳榻洛陽羈旅今造
膺門已驚於自葉流根敢望於哀多益寡但以謝家故
墅事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時同氣雖均於昭泰連
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來呈瑣質雖戴逵之弟

志尚無聞而何準之兄恩輝已遍豈宜苟希河潤更望
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蹄而望歲然則迹同袁子質
異山郎梓柱雲楣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已卧牛衣若乃
清旦問安長筵稱壽貂璫畢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
飛蓬作鬢銀篋之末則青草為袍莫不顧影苞羞填膺
茹歎儻或王庭辨貴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
於同列未越彛章則衛館孤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
獨傷心誓將居必在勤行惟鞭後潛知寄託所望於江

州必効忠貞得酬於吏部無任惶懼之至

上令狐相公啓

溫庭筠

某聞丘明作傳必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或情優
國士或義重門人咸托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棄茵微
物尚軫晉君懷刷小姿每干齊相豈繫効珍之飾蓋牽
求舊之情某邠第持囊嬰車執轡旁徵義故最厯星霜
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十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敢
言蠻國叅軍纔得荊州從事自頃潘床無鏡校府侶弓

戴經稱女子十年留于外族嵇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
人貌是流離自然飄蕩叫非獨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
況鄰巴峽光陰詎幾天道如何豈知蕞陋之姿獨隔休
明之運今者野氏辭任宣武求才儻令孫盛緹油無慙
素尚蔡邕編錄獲偶貞期微迴謦欬之榮便在陶鈞之
列

庭筠字飛卿彥博裔孫也少敏悟工為詞章與李商
隱齊名號曰溫李恃其才敏多為鄰鋪假手又好譏

毀時事朝士惡之廢棄終身或云宣宗好作小詞令
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誠令勿泄而遽言于人遂與
絕

上鹽鐵侍郎啓

溫庭筠

某聞珠履三千猶憐墜屨金釵十二不替遺簪苟興求
舊之懷不顧窮奢之飾亦有河南撰刺徵彼通家號略
移書期於倒屣志亦求於義合理難俟於言筌某管蒯
凡姿邾滕陋族釋耕耘於下邑觀禮樂於中都然素勵

顓蒙常耽比興未逢仁祖誰知風月之情因夢惠連或
得池塘之句莫不冥搜刻骨默想勞神未嫌彭澤之車
不歎萊蕪之甑其或嚴霜墜葉孤月離雲片席飄然方
思獨往空亭悄爾不廢閑吟強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
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詠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
之路斷豈直牛衣有淚蝸舍無煙此生而分作窮人他
日而惟稱餓隸頃者萍蓬旅寄江海羈遊達姓字於李
膺獻篇章於沈約特蒙俯開嚴重不陋幽遐至於遠泛

仙舟高張妓席識桓溫之酒味見羊祜之襟情既而哲
匠司文至公當柄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鸞谷之春今日
俯及陶鎔將裁品物輒申丹慊更竊清音儻一顧之榮
將迴於咳唾則陸沉之質庶望於騫翔永言進退之途
使決榮枯之分如翩翩賀燕巢幙何依鰈鯨齊牛豐鍾
將遠苟難窺于數仞則永墜于重泉空持擁篲之情不
識叫閤之路

謝所知賚集賢墨啓

溫庭筠

某啓即日門幹至奉披榮示垂賚集賢墨一挺竹山奇
製上蔡輕煙色掩緇帷香含漆簡雅復三臺故物貴重
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曠遠建業庭羸韋
曜名方即求雞木傳玄佳致別染龜名恩加於蘭署郎
官禮備於松檟介婦淑妻衡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
嘗著列況又玄洲上苑青瑣西垣讐字猶新疑籤尚整
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
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蛇屢綰不稱精研

唯憂瘁物虛投蠟槃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詔徒
深唯磨正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

李義山嘗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
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庭
筠續以玉條脫宣宗賞之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
耳子為對

投刑部趙郎中啓

顧雲

某啟某聞弱水渺瀰匪風輪而不濟丹丘懸邈微羽駕
而何之苟非玄化之功寧造長生之境其有本無靈氣
復異仙材徒勤九轉之功未識三清之路侍立於葛洪
陂上願附龍鱗徘徊於緱氏山前思隨鶴馭敢傾丹赤
盡寄牋毫扣德操之鼓鐘冀聞音響仰劉琨之山海庶
覲高深或覲憫憐少加披省某勾吳寒族鄒魯儒偶
効殺青因思拾紫捨獨繭文竿之樂預橫經染翰之游
一別楚山四凋秦葉進惟角觸退則羈棲望化羽之期

烏頭詎白困龍門之險魚尾將頽近者輒以荒蕪上千
裁鑒實慙小道不副至公或自朋游竊聆風旨潘江陸
海曲借品流繡段金聲仍加緣飾今則將臨筆陣漸逼
掄材既乏先容惟憂點額絃哀柱促風勁葉危輒寫丹
誠仰塵清鑒儻蒙特分餘潤微假末光朽枿生蕝寒灰
發焰纔沾慰薦便是輝華酬恩豈止於捐軀効德願同
於異類廻眸顧印庶竊比龜靈四代五公請先于雀報
雲字垂象池州人嘗與羅隱同謁高駢雲為人雅重

而隱性傲睨駢留雲而遠隱師度之亂退居雲州杜
門著書後以修實錄加虞部郎中

辭宣武鄭尚書啓

羅隱

某聞鄭司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朱
邱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其有
栖羸樂廐養病醫門海鷺辭巢即摧萍影林鳥繞樹忽
軫蓬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也風
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揚雄口吃徒欲

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于元禮
自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荏苒
春秋稻粱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那言此際遽
愴離聲背重德於邱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
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場落羽獸因鬪困羊以多亡前
瞻既倦於吹簫內顧徒悲於求劍昔也來慚賦雪謬稱
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
望指斷鞭以夷猶尚書倘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

啓裏別借篇題無令一葉先秋遂對滿堂垂泣捨此丹
須九轉桃指千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

羅隱字昭諫錢塘人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
惡六舉不第時有羅尊師者勸其罷舉東歸霸國以
求用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使典軍中檄嘗言
杭州羅城宜內向奇中至今吳越間言羅隱秀才能
前知云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薦惡文上千嚴重尋嬰疾
劣遂曠門牆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
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釣紫陌
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疎而鳧
脰難加所以寧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
丹青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負外芝田養秀
桂苑摘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薤白早避風流敢
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掬華陰之土聊拭蘇

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羅隱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譚以
雞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
張椽投簪雖離齊邸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
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為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
纔供掇拾晴陽媚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
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隧達北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忘

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
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輿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
舊遊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留
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慚那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
骨牽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
所切已高黃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孫之價

謝屯田全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剥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擬蝟逞技

輾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琯之間雖瀝膽隳肝竟將
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
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驅雲
于道士梁間校籍于真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
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
涕淚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
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
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擢之于枯荄之側致之于

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絨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
謹啓

劍門寄上路相公啓

胡曾

某啓某輩庸人荷衣賤子道慙墨妙業媿筆精倣效
叟之文章雖憐七發感潘生之歲月已歎二毛失路腸
迴迷邦足刖蟻棲培塿蛙伏潢洿自笑柴愚誰憐參魯
尚思逐鹿未分牽羊將趨渙汗之程詎學邯鄲之步但
以材非迥出性乏孤標雖勤側管之窺終類正牆之視

有心吐鳳無夢懷蛟不痊曹操之頭虛刺蘇秦之股誠
宜世棄敢望時來方嗟碌碌之生忽忝戔戔之幸朽林
委地永甘夫子之捐枯骨凝塵豈料昭王之市遍身德
澤滿目恩輝詎止負蒿仍蕪戴華既蒙蜀顧敢望秦留
即遂面走鹿頭背馳鶉首如昇青昊似入玄都不知劍
閣之艱豈覺刀州之遠伏惟相公神資重器天縱偉才
邦國金城朝廷玉燭文高庾月詞峻謝山纔見紫髯便
居黃閣陶鈞百辟啓沃一人議平吳皓之時雖云推局

報破秦堅之日不廢圍碁故能早執化權久司政柄今
則暫辭龍闕來鎮龜城將軍之細柳雖新丞相之鹽梅
仍舊不煩壯士自伏雄圖揚麾而氛祲晨銷按節而妖
星夜落劉馬原野昔為累卵之鄉杜宇山河今作覆盆
之地曾實慙孤陋叨沐招延鄭驛將窮燕臺漸近那能
倚馬妄竊攀龍仰天上之程途已親台席指人間之岐
路尚感客星披霧非遥并塵在即

路巖魏州冠氏人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

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
六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罷為劔南西川節度使徙
荆南節度使貶新州刺史免官流儋州詔賜死籍其
家巖為相通賄遺奢肆不法時謂其黨為牛頭阿旁
又謂破其親吏邊咸家可佐軍興云唐詩紀事載高
駢鎮蜀曾有遺檄南蠻之事今按曾爵里無可考止
有二啓見英華皆干謁諸侯作

免奉使啓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況多侑幣實
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遺孤
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休之音車
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迴車
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
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
利于摘山闕言心于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
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
晉策補右侍隸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力戰死之贈
崇儀使錄竦為潤州丹陽縣主簿所謂先人沒于行
陣蓋指此按竦此啓孝思藹然然史稱竦丁母憂潛
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宰相王欽若為助起復知制
誥翰林學士又何其先後矛盾也

王公四六話云四六有伐山語伐材語伐材語者如
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開荒

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皆生則傷于奧澁皆熟則無工如夏英公免奉使啓頃歲先人云云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于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于從官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于前下之

則有進士驅之于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于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則洵之意以為近于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

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
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
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于庶人亦使
與列于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
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謂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
孔子不辭小官大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
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
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

裁擇

嘉祐間公與二子軾轍至京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書二十二篇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此啓在此時昭文相公者文潞公也

歐公試筆云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

格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

謝知制誥啓

王安石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

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
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
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
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
之報為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漁隱叢話云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
知翠碧黃鸝為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對文
鸛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帶眼對琴

心皆最精切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
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親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
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
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
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
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
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叨庇

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
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
仰遐風瞻望門闌不勝鄉往之至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
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
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
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

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
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
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
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
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
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
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

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

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竝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厯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

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石林燕語云故事制科分五等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嘉祐中蘇氏兄弟始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為胡武平所駁復降為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鍾云敘事議論寓於四六之中不難於圓而難於緊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習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刑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滛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

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
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
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
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
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
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
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
珪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

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
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
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
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
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
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

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
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
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
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
克垂洟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
力占難盡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

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庀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
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
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
堂之舊欲使辭祿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
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
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賦
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無限曲折以排偶出之勢如疊浪機如貫珠可謂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竦動觀聽咸謂國
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
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
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

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饁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

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禮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時宰啓

蘇軾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尚

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
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以求
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自殊偉蕭
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曠
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
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
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隨試而有效安
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

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
愈篤豈繫踈遯所獨詠歌惟民固知合語則聖凡有照
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
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于九天乖氣消
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
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
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
分顧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

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
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
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
重以頃歲周旋竊嘗撫屢未塗流落無復掃門尚賴補
息剗黥彫朽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將殫
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
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

亳州上李中書啓

龜補之

風被採收久知幸會訐俞地重敢復恃於門牆奔走位卑自宜踈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坐恐魚鳥池林莫還遂令階庭踵武長掃飄零自力企慕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天化育為士宗師學隘囷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纂繡耿經緯之昭回既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為邦加以遵正考父之益恭兼萬石君之

至慎良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密議遠圖中已殫於裨
補要使禮刑達而內敘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之
心終先朝用儒之效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之幸逢
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難伸良辰不
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歎何補
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
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
由工開籠鵠失而始驚捩手羹空而自笑迷途未反壯

日已賒惟激烈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密謁楊
震之意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
之稱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閤事迂才疎
效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之赴義猶可削
綬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槃招十九人而
俱歎此自不果他復何言第依庇存姑逭疵悔念虛死
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鶴鳴遠而終聞蘭生幽而
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

不信無不行奔蹊可馴千里要煩於良御鉛刀且弊一
割更繁於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
輩之譽取人以恕得士多賢彙始而升簪履皆在醫門
容疾富績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
信獨無介然若唐兩生奏記當路至願為燎供席蒸芝
效祥顧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早
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屆寒涼尚賒
侍省伏乞為上自壽副人所瞻

賀教授陳履常啓

龜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
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
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
試則鄉黨自好者恥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
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為公而士惑
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為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
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

泛泛其若鳬窮無立錫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
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
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
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
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苟存而
皆可貽賤良幸脩慶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鼂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

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
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
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緝緝
洸之何取櫪株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
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
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賀呂相公啓

秦觀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忤蹈竊以媯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名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
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
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思左轄之嚴
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

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
端人全集異黨寢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
既得功而竝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
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
重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
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
塞責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
頌

此啓稱頌幾於諛矣然以投申公直是受得起

謝館職啓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躋褒未就於衰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期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重老生計屢空聊復覲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愆羹吹釐尚慮譴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鄙悰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為激越江之

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為國士
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
事功之可立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元祐初以蘇軾
薦除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紹聖
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再貶監處州酒稅以謁告寫
佛書削秩徙郴州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
德郎放還至藤州卒

潤州謝執政啓

張耒

伏以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況修辭蹇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濶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壺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耒羈孤一介憔悴餘生困篋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

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
自安義當引去駕馬自竭驥厯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
引舟而忽遠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
茲益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鋪蒙鈔廢者未
嘗遽疾大亲小桷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棄
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清
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遊學於陳

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轍遊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在潁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罪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時二蘇黃鼂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日載酒殽飲食之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
何補於事功徒有慚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末學鄙野
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
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庭之貢謾為入格之遊
敢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
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
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

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
下客人共榮於入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
步石渠祕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敢覲因人而
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
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
信曷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
本同而末異奚先嘗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
立甘臨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

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為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
公之鶴歎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
迷其姓氏井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
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
更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
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囂精神
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雁
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闕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

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
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
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
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詳刑之任
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
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
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顧煩闇之無堪適選
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

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偃
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囷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
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
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廕方休曾未虞
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鼂補之齊名為蘇軾所知
擢進士第歷秘閣校理通判潞州入為秘書丞提點
永興京東西刑獄坐元祐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

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出知滄州崇寧初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使人致己意惟求秘閣法帖而已

賀李丞相啓

汪藻

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譚之頃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惟某官

厚德鎮浮英林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
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敷之始每勤獻納
之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
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既徹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
唯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
家誓死鑱血書詞銷大變於胚胎轉危機於呼吸洎干
戈之息戰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
類虜輒請盟身雖九隕而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既名

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
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薦經難危益見奇偉方主
上清明於今日實邦家希闊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事
功非雅望孰為於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
濟之足言某久托在閒欣聞盛事雖無緣旅進旅退陪
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

鶴林玉露載汪此啓又李遷謫汪草制詞曰朋姦罔
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或

問之汪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
得不詆之按汪公賢者未必有此語制詞云云當是
矢在弦上耳

賀大諫李寶學啓

楊萬里

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諍臣之烈今
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
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才邪正之不
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之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

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
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
流於百世若昔可攷於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
私室久顛於國柄固知勝算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
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
冥祗緣富貴之念深遑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為上
極陳雖懷魏證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戇絀守淮
陽越既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鯨殪

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令蒙微數之
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布咸新
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篁為世著蔡立朝二紀幾
嘗閱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溼衆方駒促公獨
鳳鳴惟知效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竦
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
下增敢言之氣其自於今

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少見張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其室曰誠齋按翰苑新書多刻此公諸啓中有上史彌遠者二人本不同時此編輯之誤此篇語氣必韓侂冑敗後作誠齋先侂冑而卒不應有此既無他本考正姑存舊名而識所疑於後

回丞相謝致仕啓

周必大

運章請老優詔閔勞執玉帛於新班位隆亞傅易茅封於舊鎮地統故鄉仍秘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縉紳

創見夷夏樂聞恭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闕而沖於
用以奧學雄文冠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為善未嘗
近名而聲譽之歸不可遏事君未嘗枉道而爵祿之至
不可辭周旋鈞樞弼亮神聖謀斷兼乎房杜都俞踵乎
臯夔粵去廟堂屢臨藩屏力方剛而抗疏欲追六一之
高風年甫及而掛冠迄遂祈公之雅志優游里第涵泳
天真二疎賓客之相娛萬石子孫之甚謹謙備六父之
吉悔吝不生壽居五福之先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

盡善惟哲人獨享其全功然而尚父之佐武王潞公之師元祐皆來歸之既老豈得謝之可居公固無心上猶有望某敬懷知喜已聽傳家顧希驥以未能思執鞭而甚切仰勤榮問徒激懦衷寒力方凝燕超多助冀益調於鼎食永丕聳於民瞻

賀工部劉尚書啓

黃疇若

恩綸拜寵起部升華帝曰疇若垂哉擢典汝工之職漢廷誰如卿者遂升常伯之班朝登偉人士載嘉頌恭惟

某官天球不琢玉井無波學有淵源倒彭蠡三江之勢
事無盤錯倚豐城雙劍之鋒早登名躔休有華問處憲
府抨彈之地得勉益尊立延英諫議之班如尊乃勇懋
展經綸之業見謂通明之才信湖山之炳靈有槐鼎之
相繼爰膺眷命申畀彝章出納居喉舌之司技巧陋元
成之世聖人作百工之事政少藉於研思文昌峻八座
之躔行即叅於醴假某落南寢久竊芘居多茲聞君子
之得輿輒效小夫之貢牘蟠木為萬乘之器必資根柢

之容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莫邪之想

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長於政事所在有聲而治
蜀之績尤偉終煥章閣學士有竹坡集

賀湯侍御啓

任盡言

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
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
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
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

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
謀掃地盡矣若乃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
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
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
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
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
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
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

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踈鴛鴦之班而狐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至中樞冀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

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
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
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恭
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
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
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
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
置渠魁矧今日新除有替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鵬鶚

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
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
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厯唐子
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諛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
別當脩致

程史云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牢不可破高皇淵默雷
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為侍
御史時任盡言以啓賀之湯袖以白上天顏為回故

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仕不大顯

賀葉樞密啓

陸游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為餘事
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
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
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
百蠻之理天地元限山河兩戒之分又況以本朝積累

而當荒陋崛起之生蕃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
小敵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祐之威靈當一震於雷
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
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
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
身而任此恭惟某官員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
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
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

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
清夷某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
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鵬鶚離風塵之望然饑寒感迫
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曩睠

上王宣撫啓

陸游

薄命遭回阻竝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
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
某稟資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

廼齒牙零落猶為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
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
獲廁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闕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駕
馬方思於十駕羈窮未慙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
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效命
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
覩於光躔已少紓於志願此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
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

慶厯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宸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為門下之羞儻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游謫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

與趙都大啓

陸游

游被臺移攝陪幕辦方剡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

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為依歸
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

缺

朝蹟者十

年身困遠游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峽旋客塞垣歲
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
消羈旅危覓雖招而未返念惛惛之安往復挈挈以此
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惻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
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
蘊淵源早奪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游刃以

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
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為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憩盡出
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招陵笠澤雖賒故國
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答勾簡州啓

陸游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
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牋之況豈勝末路之榮
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

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巾瓶無定
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聞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剡
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茲小憩此蓋伏
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偃偃浪迹之安歸假疊
疊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
衰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
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境敢傲先賢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陸游

意象纍然揣分已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公
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瞽病見謂散材偶
從諸老先生之遊粗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
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峽再
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幸逃
有蟹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僉議驟及孤
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數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
魁磊議極崇竒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

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丞之老
雖深知其無用亦並採而不遺某敢不强恕求仁質直
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
報

此謝薦之始也但薦法謝法俱不同耳只莫測何由
四字便是古人高處 范石湖帥蜀務觀為參議官
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此啓
略見放意

楊用脩云宋初置監州分知州之權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歸田錄捫虱新話載其事東坡詩曰欲問君王乞符竹只憂無蟹有監州昆去坡不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陸游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杖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澆澣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

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
自吳中久留劔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
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
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
之讎貌是羈孤孰為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
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
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為問閭廢斥之人暮竊畿輔承宣
之寄茲蓋某官學窮突與勲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

之重任赤烏几几同宗社之閔休念人材之實難悼士
氣之不振挺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
之獨泣變和輿論闊略彝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
還管寧於海外為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
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脰則自悲
恐難逃於薄命

除校書謝丞相啓

真德秀

上翰林主人之對謬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陳華

選拜恩寵甚拊已懽然切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
圖書之富匪特養以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
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默觀磨礱器質之美觀作人之
有道殆與天之同功故菁莪既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
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者靖重端方可
以善風俗深嗟流弊寔異前觀育才之意視以具文庇
職其間指為借徑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驚於高華名在
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而莫悟清途沿是以反

輕力回此風政在今日不有魁竒之彥孰堪采擇之公
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學問
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
肥偶玷班行坐糜廩祿瞽宗殷學無補斯文博士秦官
何裨末議雖本為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
恩陟是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
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
觀凌厲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

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譌謬含咀英華庶幾因文字以窺
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為富貴之張本昔楊雄之
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
年而後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耀方來此前脩之所已
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幸遇某官直
道不回孤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
髦當思孟氏之三樂至於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
塵埃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感何如某敢不淬

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勿殫是正之勞金石
無磷緇尚克守初終之節

回孫榜眼啓 真德秀

壁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掄魁新六館之榮
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
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
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丹衷
鋪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

不為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衆共稱其
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既都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
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
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勲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
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脩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
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寧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
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貴長牋之賜念友直
友諒既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相啓

真德秀

巧語上聞方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況赦過以不誅捧
詔凌兢拊躬感惕某本慚通敏徒抱閤踈入侍軒墀每
見玉色憂民之切出乘使簿復觀璽書恤下之頻誓竭
駑材祇承德意屬江左竝罹於旱曠而桐川尤慘於彫
殘蒙賑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念民饑奚啻
於已饑經畫百為王事殆同於家事所冀推仁恩而均
被靡遑顧文法以自營頃當原隰驅馳之時備睹田野

焦熬之實欲糴則人苦青蚨之寡欲濟則官無紅粟之
儲抑立視其死與既有負求芻之託苟利專之可也又
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職以偷安寧若殞身而任責勉
效便宜之舉亟蒙問可之音顧小臣敢越於拘攣見盛
世素行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于堂陛之嚴以
王命而賙民艱本其所職貪天功而為己力焉有此心
豈虞止棘之讒乃出剖符之守情狀深藏而叵測有愧
先知語言妄發以不倫本無足辯荷天日照臨之赫免

風波淪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東化鈞以深
仁而培邦本謂羣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嘗有格言而
衆職之功乃相之功柳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荒政
乃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諧愬之得行馴致是非之易位
特加全護俾追譴訶某敢不仰佩洪私益堅素守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
留守憲司分所部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
廣德與太守魏峴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先

是都司胡槻薛極誚德秀迂儒至是政譽日聞因倡
言旱傷本輕監司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

賀鄭丞相啓

魏了翁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方
茲地節新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丕平所感端命
維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通之分
沈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有待故乾

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需於沙或需
於泥或賁其頰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坎或退守於謙
謙脫事會之方來豈幾微之可失故坤之三以時而發
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往夙吉之戒益雖居
下實利用大作之時井而汔至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
為盍簪之得嘗原天地之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
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狃於前失者闇大體而安
於小成者乏遠圖敢因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

竊惟仁哲親政之始實踵章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者十年而奮發於一日然而或以更張為一代之興辟或以踵誤生百年之厲階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一二日萬幾之遷至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士習於放利皇恤其他俗怙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浸泯廉恥蔑聞不及今解紃而速更將自後噬臍而無及擬劾涓塵之報敢脩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王蔡擅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可否二府

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惡人異己而二府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為有先勾之筆都堂為聚議之所何者開略入之端臺諫耳目之官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駁正於詞頭於是有韓盧俱斃之嘲有時被五伯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翰苑受命於禁中掖垣代言於閣下今或先數旬而呈藁斷無楊大年因三壞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凡曰論思之彥例蒙獻納

之譏目善類為好名指直言為歸過於是禁廷宣召經
幄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帥守監司之陞奏臣民庶
士之匭封例曰具文習成結舌火既燃而強寢疾已劇
而忌醫彼躬處休莫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
臣雲南喪數十萬師反以捷告奚暇為事君安社稷之
慮大抵皆全軀保妻子之臣幸積愷之劃劉值大明之
臨照剝之無咎一陽久處於五陰之間剛長乃窮一陰
宜決於五陽之末於皇盛舉久屬通儒恭惟某官精誠

足以慮微訐謨足以經遠有嘉謀而告於內尚周臣良顯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雖光塵之外合而冰蘖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閱年之九十豈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以就功名然而章章乎正大之名卓卓乎廉隅之行揆之親見曩若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羣臣之右當軸處中曾幾何日拔姦扶善已若而人子儀徹樂黎幹滅驕莫匪精忠之觀感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欽處分之得宜

某尚陳狂瞽之言仰贊盛明之政公卿幸得遭遇不勝
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循切陳賈傅太息之請以
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理宗立了翁以議濟王事
忤史彌遠黜外彌遠死鄭清之代相始召用正人真
魏等然終不盡其用此啓即上清之作也按宋事至
此已不可為了翁猶上章論十弊大旨與此啓同此
實賢者心事也當時惟崔與之終身不出

賀范左相啓

劉克莊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有
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
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
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
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
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
人之中庸貴處廟堂矚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咸

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版下新亭
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障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
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
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
折檻之人必不罪舉播之士必開密網必革副封必斥
絕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
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於箕翼紀勛
績於旂常其流落十年侵尋六袞福建子是惡既不可

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分為農而沒世忽逢知己之東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器之之通問

賀魏右史啓

危鎮

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祕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實聯法從除音誕布歡頌沸騰某官北斗天樞西川石筍等五誥三盤而上文可同規自八索九丘以來書皆有用不隨時而俱靡自與道以偕行幾年嗟蜀道之

難一旦覺長安之近龍墀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
香快吐濟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
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
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才猷振乃嘉聲
厥有故實論事閤切遠追唐相之遺風致主厲精佇見
漢臣之治行某自慙末學無補明時每聞閣譏之軒昂
但覺懦衷之警策適觀峻擢益倍歡悰玉立雙螭已喜
端人之得路符分半虎更祈厚德之包藏

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嘗知漳州為義塚葬無主旅櫬二千三百有奇又嘗以通書徐僑罷官僑紫陽門人也

賀史丞相除太傅啓

李劉

師臣異命帝傳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二千同德獨高崇德之紹勲叶朱衣介幘之祥增黃耳玉鉉之重竊以傳者傳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

卓茂之年雖加衡統以鞶纓俱匪箕裘之鼎鼎於皇孝
廟舊學越倫當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
亞父今專槐之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
三台之色君臣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綠綈之新
復此青氍之舊恭惟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禹以功
臯以謨邁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難擬脩能無敵知儒
者之真可久見賢人之德一柱障黃河之決兩手洗白
日之光三登二十七年萬機幾於百變內除狗鼠旋安

鴻雁之居外殄狼貙顯築鯨鯢之觀風震雨凌而棟梁
自若火炎水潤而鼎寶各調蓋享天心非要人爵陶侃
之指紋貫徹猶三遜以滋高丁固之松夢留連廿十年
之不調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
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渙揚姑隆絕席之班式舉戴輿之
典虹明帶玉龜顧印金備袞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
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淮用八千兵更酬謝傅蒼生之
志辭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黃石之盟某久累播釣遐

瞻巖石聳聽上公之一命阻陪潭府之羣才斐然成章
是以有慶乘雪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缺上之
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紹定五年拜太傅初彌遠誅
韓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
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僉士理宗德其立已雖臺
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
之彌遠用李知孝梁成大等為鷹犬一時君子貶斥

殆盡其拜太傅去死無幾而此啓猶極其諂諛如此

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李劉

巽避公槐升魁師棘萬世策定盡徑躋萬石之班三台
色齊乃退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某官
厚大而裕和端凝而洪毅周拜乎前魯拜乎後邁韋平
父子之榮陟格於帝尹格於天續堯舜君民之業自開
禧之末一麾九日相嘉定之治十有七年於我如浮雲
心本游於澹泊用汝作霖雨身爰佩於安危既難挽鼎

湖之龍乃力洗咸池之日周勃之誅呂迎代尚觀望於
軍情霍光之擁昭立宣幾動搖於庭議未有獨運於掌
上不煩執事之顏行為天下得人與生民立極導憑几
之命而晏然仍几輔垂簾之政而逸已徹簾三邊絕赤
白之囊萬國布黃朱之乘風雷屏息日月重光宜神聖
建道德之師見輔弼為社稷之寶比播維垣之命允孚
巖石之瞻乃執撫謙力回成渙弗敢基命定命正倚弼
諧若曰父師少師何拘等級姑冠班於洪化即額面以

經邦坤載物而承天蓋得下裳之吉鼎以木而巽火實
存上鉉之虛九重尊李泌以先生四海戴子儀為尚父
黃河如帶山如礪豈惟難拒於公珪青櫺有洞石有牕
恐合紹開於王社某夙勤坏冶自抵簡書泥塗久隔於
朝紳夢寐尚隨於賀臆輒憑魚鱗之素恭布燕雀之私
亮天地而弼一人諒益基無窮之聞理陰陽而遂萬物
尚祈澤不獲之夫

賀洪郎中除察院啓 李劉

親擢郎潛進司臺察十年去國安泉石之膏肓一札起家任朝廷之耳目公無欣戚邦有榮懷恭惟某官行守宮庭道探壺奧養以剛大獨扛百斛之龍文出其緒餘連中八科之麟角惟其守專而退勇是以任重而進難社下之肉既均尋拜護軍之曲逆治中之足未展願令乘障於陰平儀粉省以歸班對皂囊而論事回天有力方將批徑尺之鱗偃月生疑已不容立仗之馬曾令考功一出息之頃遂見拾遺九鑕火之明星既圻於中台

席遂前於半夜甫登表著徑拜裏行獬豸觸邪難置豺
狼而不問鷹隼始擊尤闢龍象之共觀聳聞破頭已定
落膽刊九山滌九川陂九澤通地氣以上騰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發天光而下濟此真御史矣豈憂匈奴哉
鑄金鼎以圖姦不難調鼎察玉衡而齊正然後保衡某
一寒曹冰六暑成雪將返閭閻而暴日喜聞臺閣之生
風鵬鶚之在秋天倘或寬於西擊烏鵲之遶夜月願姑
聽其南飛

上趙茶馬啓

李劉

訪火井於臨邛偶逃水厄望星槎於仙漢行拜月

缺

慰

江湖渴夢之深瞻原濕華鑣之沃伏念某地寒而根淺
年邁而骨高斟酌胸中固欠可人之風味局促轅下粗
知範我之馳驅與其包裹供權倖之鑽不若蹭蹬任風
塵之老況乏揮毫之百斛固應病額之十年懶問蓬萊
羣仙之司遂叱邛徠九折之馭其甘如薺豈必衆嘗言
刈其萁願為君御恭惟某官雲龍氣局天驥風標架屋

桃源三椀澆五千之卷乘軺楚道一雄將十萬之雌却
笑前丁後蔡之籠加安得超范軒轅之繳繞加臭味而
厚賓客漫令策免褐之功畫骨相而遺毛皮諒必察驪
黃之外如某者不持圭璧未洗袴袍特窘城南晏食之
謀遂入冀北暮取之數味已輸於第一價敢望於倍三
草茶無賴空有名敢妄希於前被塞馬未必不為福或
可備於走趨

通篇用茶馬語作對遂開後人影略假借法門然科

場表不能不用此體姑存此篇以見所自

賀給事鄒帥啓

王邁

綠底藉綸紅牙易閭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
君重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
某官道傳亞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
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黿頭寵重鶴髮恩深尤人
生之鮮儷付科名於餘事守節誼之大閑方鼠穴權門
趨者成市而螭坳真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絃時方

多事獨衛出疆之壁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
不批勅鮮有如何郊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殷浩而
輒喜居中未久丐外即行國事日新比貞觀初年而何
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戀闕以常丹髮憂
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芾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
娑久留春脚驪聲無地可著最課為天簡知太史夜占
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趨衡嶽之雲開寶閣陞大學
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

用之有階蓋當夷夏消長之交未決和戰依違之策春秋復讎之義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強正善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無冠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奇更好黃花之晚節倘來不計直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比奉槐楓之對空意盡言不知草茅之疎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期夏方趨於蓮幕始仕曰筮或曰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為

正竦聞元帥來鎮此方幸以鄰壤之諸生得為油幢之
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半生沉
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
倘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
憐臭味俾托帡幪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冀盼因主
可以信客竊自激於懦衷

邁字貫之興化仙遊人理宗時輪對言君不可欺天
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著帝為改

容言者以他事劾去改通判漳州此啓是時作也

賀林直院啓

王邁

楓陞疏榮槐廳進直絲綸獨掌更無他學士之除簪紱
一新咸賀老先生之遇繼有是詔居然即真切以詞命
之出於禁林輕重實關於國體矧當多事屢驚夜響之
鈴繚豈比平時卧看日移於磚影慰撫河北則大手筆
可無於德裕調發關西則凡號令宜付之遜能起詔草
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於機務發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

福於生人求如在昔之前脩庶可當上之遴選舉世所
望非公其誰恭惟某官學力與天相融聲名無地可著
筆有活法珠走於盤而不出於盤派接古文冰生於水
而尤寒於水凡名山大川之偉觀與浮屠老子之靚居
皆藻飾以雄詞盡膾炙於衆口帝謂琳琅散落至煩雷
電之取將孰如琬琰編摩要與日星而爭耀乃敬天旨
寵畀冰銜吏部二百年之文已歸中禁瀛洲十八士之
選皆避一頭比者演西鄙之恩言下中原之捷布脫略

駢儷表裏詩書孤鳳凰
脩爾一鳴頓驚衆聽飛龍馬為
之增氣矧在班行佇看正閣老之名旋即陪台司之位
某李蹊晚出蓮幕遠遊自聞渙號之放實倍等倫之喜
乘槎無便遙瞻仙嶺之浮黿賀厦有心願附玉堂之喜
鵲

回史督相啓

方岳

邊城分相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寵無
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大常伯之除而廼驟躋真

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牘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本乏
脩能誤膺重寄敵敢窺邊而凌中夏端繇護塞之非人
釐不卹緯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當宸莫安於
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得佛
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咎安歸顧雖肆戮其鯨鯢抑
已大驚於鴻雁慨煙火萬里之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
兩戒之輿圖可為痛哭思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荐被於
贊書躡登麟趾之華愈重狐冰之懼茲過某官潤澤以

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胸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自任
天下之重得諸傅巖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徵如腹
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相所
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為期
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覲乃贊
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謝江樞密啓

文天祥

領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苑之丹鉛誤蒙推轂薦

非由於識面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私額手奏記切以
觀遠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閑遇大賢而相知韓
公以為遭逢之盛蓋受恩非天下之所少而知己得君
子之為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牆之隆遇以
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
道雖家庭疇昔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野之資
知無補於當世執經而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
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

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頃趨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
憂臣辱念我生之不時外阻內訌緊禍至之無日因撫
躬而思奮遂投匭而獻言當時破腦而剗心何啻焦頭
而爛額有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太息之
陳豈曰賈生少年之過三十字之獻幸寬鄒模東市之
誅逮時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據小體者戚其失措好
事者高其得名痛癢無知者以文采為賢操挾不正者
以譁競為意匪躬之故俱莫諒于初心尚口乃窮嘆難

行于直道既奉詞而竊祿專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人
言姑盡吾分內事不謂見知于長者遂勤延譽于諸公
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閑之野遽
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弊帚增千金之重雖深
慚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永堅乃心欲報之德茲益伏
遇某官清朝碩輔昭代真儒胷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
內仰天球河圖之瑞睠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
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徒耀不世之

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多出前
推後輓之功遂使踈庸例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
企前修稱彥博于都堂幸借郇公之譽薦仲淹于館職
敢忘元獻之知

謝閭學士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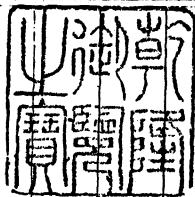
袁桷

東觀英游久欽諸老南州俚士獨守陳編念相望之迥
然知無因而至爾何期銓鑒俾預薦揚惟清切之司存
實作成於俊乂王言之制曰七史官之長有三風動四

方必訓詞之溫雅詔垂萬世在書法之簡嚴維班馬之良不能繼獲麟之筆而燕許之體難以推倚馬之才藝不兩能物無全美筆則筆削則削非曲學之可為見所見聞所聞恐直情而難致古有斗米而作傳近多千金以致詞好惡成一己之私褒貶失當時之實掩長卷以竊歎抱遺經而自娛故魏收以輕薄寡才咸稱穢史王通雖隱淪不仕獨著元經方今偉績無前太平有象大禮略封禪之記純誠汰郊丘之儀聲教萬邦文質二代

追皇猷創業之永傳丕基嗣服之初必屬鴻文以揚駿
德彰施作繪極妙巧於羣工雜比成音合天和於衆耳
拔犀之選非易聚毛之長亦難如桷者學不逮人志徒
師古獻漢家三雍之頌庶或可能續周書王會之篇良
非所任揆小材之雕鏤幸大冶之作成忘其顓蒙倍以
踴躍茲蓋伏遇某官儒林冠冕文藪準繩桃李不言以
成衆芳之春松栢後彫而貫四時之氣官僚慎簡載籍
肇新爭名於朝難後來之居上脩身以道匪平進以依

流深虞同升之譏上辱大賢之舉幸相知於氣味迄無
假於聲容桷敢不益勵討論上酬獎拔求識李邕之面
當已有期效彈貢禹之冠不幾於贅因風輸感執筆寫
情歲律云更神休所屆庸致茵憑之禱密調鼎鼐之和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為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間復
等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四六法海卷六